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二  
至五



13  
849  
293





門 4 3  
849  
293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二

貧

安貧

洪範六極其四曰貧困於財之謂也仲尼亦曰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此言其難處也又曰貧而無怨難此  
言其多有也在昔先民亦有德克而道富言忠而行

十行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二



篤或乃家無擔石室如環堵樵蘇不給藜藿苦饑席  
戶以蔽風雨緼袍以禦寒泣耕而為業僕賃以取資  
以至假貸無獲官游益困屈志於鄙事盡瘁於力作  
并日而食徒行以出土之窮也乃至於是其或命運  
亨會勲名崇建出幽遷喬先約後泰者蓋不乏焉至  
有棲遲末路終然淪沒者斯子夏所謂富貴在天良  
有數存乎其中爾

叔孫敖為楚相死其子窮困負薪

甯戚衛人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為人推車飲

牛扣牛角而歌後為齊大夫

晏嬰字平仲齊大天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

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之公曰晏子如此貧乎

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顏無繇字路路子顏回父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

葬賣以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槨鯉孔子子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徒行也

卜商字子夏魏人衣若懸鶉後為魏文侯師

孔伋字子思夫子之孫也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九

食



馮煖齊人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齊相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能也對曰無能孟嘗君笑而受之

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吏後號廣野君

周勃其先卷人也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切徙沛勃以織薄

曲為生葦薄為曲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後為右丞相

陳平少時家貧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嘗耕曰縱

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

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爾覈麥糠中

不被者也覈音統京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

其婦而棄之平家貧負郭窮巷負謂借也以做席為門然

門多長者車轍位至丞相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

治生為商賈行賈曰商坐販曰賈嘗從人寄食後為淮陰侯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嘗獨

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後為齊王內史

東郭先生拜為都尉先生又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

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

之



司馬相如字長卿為武騎嘗侍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遂達也來過我於是相

如往舍都亭臨邛所治都下之亭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

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

邛弟但也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

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乃令文君當

壚賣酒之家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四面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也相如身著犢鼻

褌褌今之松形似犢鼻於音之容切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滌酒也器

食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之役也

倪寬治尚書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

時行賃作帶經而鋤後為御史大夫

主父偃遊齊諸子間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

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後為齊相

公孫弘菑川薛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

上位至丞相

胡建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嘗步與走卒起居

蔡義河內溫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嘗步

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令乘



之後位至丞相

王章字仲卿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

卧牛衣中

牛衣編亂麻為之

與妻決涕泣

自謂將死故決涕泣

其妻呵

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

病困危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終為京兆尹

貢禹字少翁遷光祿大夫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

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

裋者謂僅堅所著布長襦

也褐手布之衣也裋音堅

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

過猶誤也臣

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陳湯少時家貧旬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

才官得太官獻食丞

匡衡字雉圭東海丞人

丞音證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

貧慵作以供資用

慵作言賣功慵為人作從而受顧也

位至丞相

楊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資貧嗜酒人希至其門

時有好事者載酒以從遊學

張竦居貧無賓客時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

經書而已及王莽時為郡守封侯

後漢許荆字少張家貧無有船車休假嘗單步荷擔

上下後徵諫議大夫卒

劉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卒為野



王令

班超與母至雒陽家貧嘗傭書以供養後位至射聲  
較尉

侯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常傭作爲資暮還輒  
難柴以讀書累召公車有道微並稱疾不起

申屠蟠字子龍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累  
徵不起卒於家

張楷字公超家貧無以爲業嘗乘驢車至縣賣藥足  
給食者輒還鄉里後徵長陵令不至官遂隱居弘農

山中

桓榮字春鄉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嘗傭以自給精力

不倦官至太嘗

周紆爲渤海太守免歸家貧無以自賑贍身築塹以  
給食章帝知憐之復以爲郎

檀敷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  
同衣而出并日而食

馬騰字壽成馬援孫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爲天  
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

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嘗從障山中斫材木販  
詣市以自供給



范丹爲萊蕪長不到官後辟太尉府嘗徒行弊服賣  
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措拾自資或  
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  
焉  
孫期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  
養後司徒黃琬特辟不行卒於家  
李克家貧兄弟六人同衣迺食以高行聞後爲左郎  
中將  
施延字君子家貧母老嘗鬻力供養種瓜自給位至  
太尉

符融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後  
州郡禮請公府連辟皆不應  
閔仲叔安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  
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市吏常給焉後買輒  
得仲叔聞知其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  
耶遂去客沛  
魏嘗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卒爲光祿大  
夫  
程堅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  
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苳以自供羣



弟之田廬嘗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後爲光祿大夫

崔林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蝸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故吏民爲殯葬也

吳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嘗爲人傭書以供紙筆位至太子太傅中書令

潘璋性嗜酒居貧性好賒貸輒言後豪富相還後爲

右將軍

晉祖納有操行少孤貧嘗自炊爨以供母後官至光祿大夫

葛洪字稚川少好學家貧窮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元帝爲丞相辟爲掾

吳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官至度支尚書中領軍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後爲荊州刺史南蠻較尉  
李克字弘度爲征北將軍褚裒參軍克以家貧苦丈外出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克曰窮後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

阮脩字宣子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嘗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王猛字景畧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負畚於維陽後事苻堅爲丞相中書監

宋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

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

忽見一鬼立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

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

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越騎較尉

顏延之瑯琊臨沂人少孤貧屏居里巷不預人間者

十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居嘗罄匱球輒分財

贍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湘東王師

南齊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父耶利魯郡太守宋元

嘉中沒虜至秦始初因佳北陷沒遂入北至柔乾尋



父父已卒喪畢又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歛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張緒爲國子祭酒死之日無宅以殯

王智深爲竟陵王司徒叅軍坐事免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張融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叅軍孝武起新寺僚佐多視錢帛融獨視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針溪令

王延之爲司空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啟明帝卽勅材官爲起三間齋屋

周山圖字季寂少貧微傭書自業後爲黃門郎領羽

林監

梁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六歲丁父憂傭書以養母及母卒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太守柳惲初辟爲主簿以貧告惲惲以糶蕭眎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後起家司徒法曹行叅軍

劉訐平原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羶



絮許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後刺史張稷辟為主簿許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於家

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僅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惟有一鹿牀以樹環繞天監十二年詔徵不起

陳張種初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種時年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

謝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克食乎

後魏張蒲為南中郎將太武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

給乃出為相州刺史

闕駟燉煌人博通經傳聰敏過人為沮渠牧犍姑臧太守入京師家甚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

傅景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齊民父母並老饑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備丐得以存立

北齊杜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後為膠州刺史

隋虞世基仕陳為尚書左丞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



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備書養親快快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咏

唐韓思復初爲汴州司戶參軍丁憂家貧鬻薪以終

喪制

呂諲蒲州河東人少孤貧不能自振里人程震重其才厚與資給遂游京師後位至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

高適好學以詩知名濩落不事家產僑居梁宋間薄

遊州縣求丐取給後爲左散騎嘗侍

許康佐擢進士第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或恠

之笑而不答蓋不擇祿而養親也後爲禮部尚書

李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餘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

耕致養後官至刑部侍郎

周楊凝式晉末以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彘維

翰知其絕俸艱於家食奏拜太子少保尋分司於雜

安貧

夫貧者士之嘗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是故賢者樂道君子不憂安德而忘貧好禮而不懼雖曲肱飲水其樂只且在甕牖繩樞何賤之有至乃韜光處晦研精篤學居四壁之陋無卒



歲之儲誦墳典以自得秉耒耜而忘倦甘於煩辱曾  
不屑慮非夫造聖哲之域蘊道德之富則何以在窮  
能固立志不回無隕獲之累而成名於世者哉傳所  
謂一畝之宮而無諂仕詩之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斯可尚矣

顏回字子淵魯人一簞食一瓢飲

簞筭也

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原憲字子思魯人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甕牖  
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  
衣輕裘中紺而表素巷不容軒往見原憲憲楮冠縻

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捉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車馬  
之飾衣裘之麗憲不恐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  
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  
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  
者立而不耻也其由也與  
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嘗



艾薪樵賣以給食艾讀曰刈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

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嘔道中嘔讀曰謳買臣愈益

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

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女皆讀曰汝妻恚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

即聽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

俱上塚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拜中大夫侍中出

為會稽太守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清靜亡為少者欲者讀曰嗜

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汲汲欲速之義如非汲汲為也不脩

廉隅以徽名當世徽要也微字或作激激法也家產不過十金

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

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雄後為郎給事黃門轉為大

夫夫亦不亦也

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時大雪積地丈餘

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嘉

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

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

舉為孝廉

劉陶字子奇潁川人建武中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



齊來世以儒學安貧樂道故仕不過孝廉宰府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新野  
阿里街卒友人范式爲荊州刺史行部到新野而縣  
選嵩爲導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  
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  
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  
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  
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  
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去  
吳祐陳留長垣人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

選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  
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柰先君何祐辭  
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崔寔瑗之子也父卒剽賣田宅起塚塋立碑頌葬訖  
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  
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  
郡而愈貧薄  
韋彪扶風平陵人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  
安貧樂道恬於進退  
竇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安帝永初中三輔遭羗



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黃

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

居貧蓬

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

李恂為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

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

向長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

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范舟

舟或作丹

字史雲除菜蕪長不到官所止單陋有時

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聞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

子雲釜中生魚范菜蕪

蜀譙周字允南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

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後封

陽城亭侯

吳謝淵字休德少脩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戚容又不

易慮繇是知名舉孝廉

晉稽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

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

大樹之下以自贍給官至中散大夫

劉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

屨以為養雖卑門陋巷晏如也後為丹陽尹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



歲饑嘗晏如也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世孫也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也後以功封萬寧縣丹陽尹王述字懷祖安貧守約不求聞達位至征虜將軍散騎嘗侍尚書令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有清操及歸京師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宋高祖時爲太傅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

前趙陳元達少而孤貧嘗躬耕兼讀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劉元海徵爲黃門郎

宋陶潛字淵明柴桑人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爲彭澤令解印綬去

張興世竟陵人少家貧南郡宗珍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沈道虔吳興武康人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勅郡縣使隨時資給

沈慶之吳興武康人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



隴畝勤苦自立位至侍中太尉

後魏劉芳字伯支彭城人也年十六時南部尚書李  
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  
結數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  
業尚貞固至有易衣并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  
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位至  
太嘗卿

後周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鄴人少以字行西魏大統  
末為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嘗伯車服華盛唯  
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

隋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好學不倦為薛道衡所知  
後直秘書內省典較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  
乏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儻輩  
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  
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  
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  
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  
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卒為涇陽  
令

唐崔從字子又與次兄能同隱太原山居勵志學業



窮困至於絕食不以告人

李藩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後至相位

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官至刑部尚書

後漢李愚隨計之長安唐昭宗天復初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入闕愚避難東歸雒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採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後至相位

周翟光鄴太祖時位至宣徽使兼樞密副使食祿日久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屬累重糲食纔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三

書信

古之作者曷嘗不因言而見志至於執訊之還往尺書之間遺皆所以導素蘊而陳嘉誨者焉春秋以來文辭為盛兩漢之世炳然與三代同風開國之後才士間出觀其揚摧理道論叙今古內罄於楹幅外影



於藻翰意趣周密采章英發使人三復而不能自釋  
於手故史氏所載非以為繁文後學之徒競漱其芳  
潤者已

叔向晉大夫鄭鑄刑書鑄刑書於曹以爲國之晉法叔向使詒子  
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及也言淮度子產以爲已法今則已

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也嚴斷刑罰以威其  
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

以務時所也使之以和說以也臨之以敬蒞之以疆施之於事也  
爲斷之以剛義斷也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正公王也官卿

也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  
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  
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  
之九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

國作封洫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制三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書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



方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者也如是何辟之有言云唯以德為信不以刑

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

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敗也其此之謂乎復

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

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漢柴武為將軍韓王信降胡漢使武擊之武遺信書

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

誅也復音扶日反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

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

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藉此一罪也寇攻馬

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

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死

亡大夫種范蠡也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大夫種位為大夫各種種也有功於越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

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邑又居陶土自號朱公也

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蠶

逃亡則獲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債於

吳世也債謂匱什而倒也音方問切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

蠻夷蠻夷得切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替者不忘視

疾風痺病也音人佳切勢不可爾



薄昭文帝舅為將軍淮南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  
帝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  
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  
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  
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  
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  
其間為讀曰豫謂不令吏于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黜輒  
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罷  
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不從正法聽王目置二千石罷古委字罷謂曲也

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切皇帝不

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毋失不失也南面大

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

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

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

露沐風雨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呼內切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

攻城身被瘡痍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

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

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

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



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  
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  
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爾幸臣有  
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

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任情意所

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切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

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吳專諸衛孟賁也賁音奔嘗出入危亡之

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

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

反國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皇

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如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郤王侯以便

國法也便音頻面切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

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貴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

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

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子也古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

匿者論皆有法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各

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

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

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



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耶論相以下

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切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

蓋先帝之德也蓋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

嘗忘死嘗恐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法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

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嘗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

可追已發矢踰速也王得書不說已語終辭

司馬遷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

史任安故人者言其舊交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曰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懇懇至誠也若望僕不相師

用也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

也僕雖罷駑亦側聞長者遺風矣能讀曰疲顧自以為身

殘處穢動而見尤顧思念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掉鬱而無

誰語無誰語者言無相知言心之人誰可告語諺口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言無知己者設欲脩各節立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切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 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

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

乎若水流及子期死伯牙鼓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以時人無足 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 說讀若

復為鼓琴爾 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繇夷 繇夷許繇

隨侯珠也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爾 黜

和和氏璧 書辭宜答 宜早 會東從上來 從武帝 又迫賤事 賤

之事若煩務也 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

謂所供職也 意 卒卒促遽之意也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平居時

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 涉旬月追季冬僕

又薄從上上雍 薄迫也迫 恐卒然不可諱 卒讀曰猝

安死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 懣煩悶也曉

滿也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謂任安恨 請畧陳固陋

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請中間久 僕聞之脩身者智

之府也 府者所聚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

也 符信 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

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士君子之林矣故禍莫

惜於欲利 惜亦痛也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

而詬莫大於宮刑 詬耻也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雍渠畜人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景監秦嬖人 同

靈公近之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 七



子參乘爰絲變色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耻之夫中

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况忼慨之士乎音忼

日期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

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言符從天

子之車與所以自惟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效致也有奇

策材力之舉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

將擐旗之功擐拔也取敵人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厠下大

夫之列周官太史謂下大夫也漢太史令之陪外廷

未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

隸在關葦之中關葦猥賤也關下也葦細毛也言乃

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叩讀曰仰信讓不亦輕朝廷

羞當世之士耶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

曲之譽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至上幸以先人

之故使得奉薄枝出入周衛之中薄枝薄材也周衛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則不得

所造不暇修乎人之事也言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

營職務爾未論其造善也



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  
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  
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杯酒  
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  
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嘗思奮不顧身  
以徇國家之急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畜讀曰蓄僕以為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  
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其短媒謂通會也孽謂為生其罪壺媒如  
謂鞠為媒聘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日齊人  
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

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挑音徒了切

印億萬之師印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與單于連戰

十餘日所殺過當卒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多也虜救死扶傷不

給給猶給供也痛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

弓之民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

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大呼

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者沫敵頰空拳弓也沫古頰字頰洗面也

呼內切字從午未之未空丘攏切又音空音莫克切

當言其張時矢盡故張空言其張時矢盡故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

其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

卑賤料量也見主上慘悽但悼誠欲效其欸欸之愚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自絕肯耳而與眾人分之共同其少

多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

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事已

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

也兵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

陵功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雖眦之辭未能盡明

雖皆舉目背也猶言顧瞻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

師而為李陵游說沮毀壞也音才汝切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

不能自列拳拳恐謹之貌劉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爾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

吏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

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

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

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僕而隕之也隕墜也音頽

又葺以蠶室葺音人勇切推也蠶室初腐行所居重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

為天下觀笑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

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

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螻蟻

螻蟻皆蟲之微少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與許也

其能死節特以為知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爾何也素

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

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趨讀曰趣太上不辱先其次不

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誦體受辱

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箠林也音

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嬰繞也鬻吐討切其次毀肌膚斷

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出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

之中搖尾而求食掘地以陷獸也積威約之漸也

古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敢對定計鮮

也未過刑自殺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榜音

彭為鮮明也幽於圜牆之中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士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搶地搶音切視徒隸則心傷息傷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

約之執也事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爾曷足貴

乎強其兩切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

王也受械於陳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土謂即見囚執械謂桎梏之彭越張

敖南鄉稱孤繫獄抵罪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絳侯誅諸

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

三木



三木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為朱家緝奴灌夫受辱於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不能

引决自財財與裁同右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

不辱也繇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

乎夫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

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

者殆為此也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

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於父母妻子乃有

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

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

夫慕義何處不免焉勇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

處皆能慕厲也僕雖怯栗即欲苟活與森弱也音人阮切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繆繼之辱哉湛讀曰沈累力追切且夫臧

獲婢妾猶能引决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罵婢謂

之臧女而婢婦奴謂之獲也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

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

記唯倣儻非嘗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

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躡脚兵法脩列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躡不韋遷蜀



書信

世傳呂覽

呂氏春秋編名八覽六論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說難孤憤韓子

之篇

詩三百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抵歸也音可禮切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合將來之人思亡任之事

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

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文以自見

見胡電切

僕竊不遜

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

稽其成敗

稽計也

興壞之理凡百三十六篇亦欲以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

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

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其人謂能行其書者

則僕償

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僕以口語

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

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爾是以賜一日而

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

如亦往也

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

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

日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

之私指謬乎

指意也

今雖欲自彫琢

琢刻也

曼辭以自

解

曼美也曼音萬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爾

祇過也

要之死臣



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楊惲為諸吏光祿勳封平通侯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閭門惶懼為可憐之意閭閉也不當治產業

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晙昧語言見廢晙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

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

書教督以所不及蒙蔽督視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曲也言鄙陋

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是下之意指而自文餘其過默而息乎恐

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惲引之故敢畧

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典讀巨豫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

併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飭之責久矣素空

也不稱其職空食祿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



橫音古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

足以塞責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伏惟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說讀日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

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克縣官之賦役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

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

交至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喪不過三年至見放逐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

斗酒自勞魚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燻也家本秦也能

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而呼嗚嗚李斯

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

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

富貴何時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

者身家之物當在困窘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衷低昂衷古衣袖字頓足起舞誠荒淫無

度不知其不可也自謂為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

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

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栗踈縮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



而靡言逐衆意皆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

仁義嘗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

嘗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引董仲舒之辭仲舒傳作皇皇故道不同

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

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段干木田

子方為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

由切槩音工代切分音扶問切頃者是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

之間昆戎舊壤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

於今乃睹子之志矣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

子之志與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後漢馮衍以計說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

永以衍為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

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維陽

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背前約遣使者招永衍

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衍與邑素誓劌頸俱受重任衍乃遺書曰蓋

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避驪姬之難出奔孤偃勸令返國

遂為霸王子犯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卿即孤偃子也

娶晉成公姊為大夫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言趙朔客程嬰

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爾居無何朔妻

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唬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



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梓曰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梓曰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若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 二子之義當矣今

三王背畔赤眉危國 三王見更始傳 天下螳動社稷顛隕 螳動

衆論 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 田邑字也 擢

選剖符專宰大郡 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即分也

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 三關謂上

黨壺口關石陘關 柰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

也 假仇讎之必豈不哀哉 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留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

策各委質二乃碎也 行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委質猶屈膝也傳曰

臣無二心古之制也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

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 齊大夫崔杼行弑齊莊公身却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

戟鈞其頸斂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

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弑者七人而後及晏

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

與我則齊國吾與其之不與我則就在我斂在子

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懼憐君子求福不回晏可回

而求福乎 謝息守郟魯不喪其邑 魯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

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郟邑晉人來理祁田季孫將以

郟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言

子亦有稍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

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福辭以無山與

之萊祚乃遷於桃注口摩瓶汲器論小智也魯國十

縣之東南有桃 縣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菜

虛菜祚二山名 總錄部 十七



之利案謝息得桃邑在山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

耻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

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夫

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

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間丘奔魯故言竊也畔君以

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

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

求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故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為伯玉深

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

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

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

既全敵人紆怨紆緩也音舒上不損剖符之貴下足救老

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金

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

禍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

守上黨入之以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

城市邑十七願再拜人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

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愛之何知豹曰聖人甚惡

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

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

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坑其卒四十萬又圍

邯鄲又攻西周故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

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延陵邑名吳

封故以號焉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

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

以免於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謂子屈邑  
齊大夫魯昭公八年樂高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  
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  
穆子魯大夫叔孫豹衛侯



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  
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會亦今吾子不後寡君  
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焉  
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  
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  
以威邑畔時陷於終身之惡 以為伯玉聞此至言

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 言不  
過為

二途而已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強於

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

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

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

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

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

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

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

親潰敵圍拒擊宗正 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

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 謂鄧隴西北地

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

言明白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

身沒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

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

老母抱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

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



慾情厭事為况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

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置立揭音其謁

切謂賢也蓋仲繇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繇欲使

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繇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君長據位兩州

加以一郡衍集鮑永行衛軍事安集并州推兵而河

東畔國兵不入彘聞更始敗故諸國敗也不入彘言不征之也彘縣名屬河東郡順帝

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太原趣上黨之

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而有大谷是也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

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

之赴昔墨翟累繭收宋申包胥重胠存楚衛女馳歸

唁兄之志

衛女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弟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

邑許穆夫人閔衛之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主七一歲莫知所定虛冀

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

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

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而超北海也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

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又遣

子壻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邑又書

勸永降曰愚聞大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幸而

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

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



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  
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  
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畧不再見威執項羽  
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  
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  
從士上黨敗不能收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危之憂  
國有分離之禍上無俛收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  
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  
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  
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

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旣成四海爲羅網而  
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泉之薄冰不  
爲唬陟干均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  
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  
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  
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能夷舒宗者子也永  
邑遂結怨焉

馬融爲南郡太守與竇伯尚書曰孟陵奴來賜見子  
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每紙八行行七字  
趙壹漢陽人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



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

原大夫謂趙盾也謚曰伯

宣孟將之絳見骹桑之下有跖饑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時以遺之宣孟更

賜之脯二束遂去贖 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胍世著其

卽續也骹古委字也 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胍世著其

扁鵲姓秦名越人過魏魏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

神之若太子病所謂尸魔也乃使弟子子陽厲越砥

石以取三陽五 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

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軫

軫車輪間廣木 鍼石運乎手爪

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 今

彈而怨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從音必廉切 今

所賴者非直車軫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

斗極還之於司命

司命文昌星 使乾皮復合血枯骨復被

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

班顯言

班班明貌 竊為窮鳥賦一篇後上計名動京師

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

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

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

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

今但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通屈尊門下

尊謂一也敬之故號 更啟乃知已去知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睿

平其風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 平其風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

平怒也尊敬壹 事在

停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

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跣壹報曰君學成師



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

驥之馬亦驥之乘希彥之人亦願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待沐浴晨

與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以貴下賤

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周公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

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

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恂恂恭順

貌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

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

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

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

易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菜

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也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

也可誠則頑薄實誠其趣但關節疲動膝矣壤潰人

四開十請侯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既永以自慰遂

二節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孔融字文舉漢末會稽太守王朗為孫策所敗太祖

表徵之朗被徵未至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

絕感懷增思前見表章知尋湯武罪已之迹自投東

裔同鯨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泫然王上寬仁貴德宥

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致至知權舟



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  
行自愛又張紘既好文學善楷篆嘗與融書融遺紘  
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  
觀其人也孫權討江夏命紘居守融書遺紘曰聞大  
軍征西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  
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  
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降灌俎豆亦  
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爾道直途清相  
見豈復難哉融後為少府

劉表為荊州牧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  
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  
為悲傷也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月琦校

書信第二  
魏王朗東海人魏初為公輔時許靖入蜀為司徒  
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處下消息平安甚善  
於歲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







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畧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邇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耿耿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天子旣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其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卽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俊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

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比二意前世邂逅以同爲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鬪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瀟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兒名肅年二才九生於會稽小兒纔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愚聞受



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  
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  
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觀升堂穆  
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煙于時忽自以爲處唐  
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  
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難在  
裔土想亦極目而面望側耳向遐聽廷頸而鶴立也  
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嘗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  
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  
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

之艱辛樂酒酣譙高談大噉亦足遺憂而忘老投筆  
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  
并致前問皇帝旣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  
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四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  
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  
緣瞻瞻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遲慈念而勞仁心重  
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以  
足下聰明發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嘗在知  
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  
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



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嘗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  
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嘗耀功與事並聲  
與勲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  
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  
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  
天啟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  
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繇前來二書言  
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  
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  
矣爲身擇居猶願中土爲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

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又  
漢末劉繇字正禮爲揚州刺史畏袁術不敢之州南  
保豫章駐彭澤病卒後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  
載繇喪善遇其家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  
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  
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  
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  
寧之後嘗念淪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  
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  
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天之託誠深恩重



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較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

鍾繇爲相國策罷就第吳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子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能離乎若權復黜折當以汝南許都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爲丞相主簿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建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



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迺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能逮於

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持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軍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蓀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之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譚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爾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



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  
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則將採  
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  
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白  
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  
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江表陳  
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  
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

惶駭施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  
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  
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  
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  
通性達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  
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  
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  
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  
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



子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爾脩家子  
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  
疇為皆有愆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  
英聲銘功鍾鼎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  
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聵誦詠而已敢望  
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  
甚數

蜀許靖為御史丞漢末避難在交州鉅鹿張翔銜王

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  
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  
澗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  
要不忘追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  
懸心北風欲行靡繇正禮師退衍兵前進會稽領覆  
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  
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  
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  
饑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  
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



此休問且悲且喜卽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蠡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等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厲伯母隕命并及羣從洎諸妻子一時畧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關底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

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繇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光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輔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繇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連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嘗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



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  
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  
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  
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  
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  
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  
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颺颺注望足下任此豈可  
不遠覽載籍廢興之跡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  
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  
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

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納搜索靖  
所寄書疏盡投之於水後歸先主爲司徒

蜀馬良字季常襄陽人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  
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

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

矣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  
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也夫變用雅慮審貴

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  
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  
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  
鍾期敢不擊節



諸葛亮字孔明爲丞相都護李平字正方建興九年  
坐誣罔廢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  
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  
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  
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陳震字也

吳張承爲奮威將軍呂岱爲交州牧屢立大功復還  
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屢與岱書  
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  
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  
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舎事勞不

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起乘不繫跨躡如此足下過  
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  
何有盡此美耶

晉趙至與稽康兒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  
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  
嶽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  
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  
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回飈  
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



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繇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  
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  
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  
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  
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  
今將殖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  
奏韶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  
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  
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  
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

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  
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  
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睇  
大野虎嘯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  
八極披艱埽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泰山令  
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以  
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  
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  
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  
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



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  
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稽生  
遠離隔矣煒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  
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  
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後辟  
幽州部從事

十部從事

應詹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  
密計自汚入湘頡頏縶縶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  
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復舊楚  
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  
恩初至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  
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  
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  
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

庾亮爲征西將軍鎮武昌時王導輔政至朔時艱務



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會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習

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入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



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筭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

庾翼爲荊州刺史鎮武昌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繇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

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僇豪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僭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繇也兄弟不幸橫階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其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



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去官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其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

聖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嘗恨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歎子老夫志願於此也

習鑿齒爲桓温別駕出爲滎陽太守温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欄



長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  
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  
星列滿目瓌瓌嘗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  
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  
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  
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  
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  
殷浩為中軍將軍為桓溫疏奏廢為庶人後溫將以  
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  
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繇是遂絕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校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五

書信第三

本主徵字景文 起家司徒祭酒始興王後軍功  
曹記空參軍家無宦情解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  
兼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徵為  
吏部郎徵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寢寃而已此







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招華門間咸以爲祥怪君多  
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  
燕石禿鷲而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耶今雖王道  
鴻恩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  
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援  
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  
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示於世矣且廬  
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  
爲劫勒通家疾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  
鬻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疾廢茫茫械樸

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  
任輿曳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  
非性僻而何此君曰表裏無假長目飛耳也嘗謂生  
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  
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  
亂羣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嘗  
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泊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  
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耶君欲  
高敦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槌提禮樂本不叅選  
鄙夫贖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



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糞招神龍如復託以真  
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  
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賈之事又連所  
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  
君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  
髮之文莊生縱澹養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  
子將明魂必靈怡於蒿里汝頽餘彥將拂衣而不朝  
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  
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  
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絳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

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  
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  
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減名安用吏部郎哉其  
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咲之  
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謖爾  
徵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  
飭以辭采微爲古文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  
微因此又與縱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弟  
每共晏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特盈畏滿自  
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



耶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爾衣冠胄胤如吾者甚  
多才能固不足道惟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  
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意甚人道所  
貴廢不復修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  
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  
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視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  
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不復稍道長以丸散爲和  
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  
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  
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

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辭豈見吾近者諸牋耶  
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者公欲民  
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辭不怨思  
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  
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詆屈  
耶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  
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  
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簾實宜  
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  
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



強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  
鷄鶩變作鳳凰何爲干飭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  
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旣未易陳道故嘗因  
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煩煩二郡謙亦越  
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  
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  
足過也語皆修簡較跡不爲虛飭也作人不阿諛無  
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  
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  
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

正今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劔戟之傷所以懃懃  
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  
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  
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勳其  
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彫琢  
獻文章居家近市廛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  
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爾不關吾心又何所耿  
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  
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  
布留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



半日相見吾旣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孰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爾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鹿笨無好嘗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

右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簡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羣尚獨愧笑楊子之褒贍猶耻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卽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木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色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



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  
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  
畫績蓋亦鳴鶴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  
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彷彿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  
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免其所  
短爾繇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  
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輕厠金銀也而頃年嬰疾  
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惕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  
加魂氣寒蘭嘗人不得作嘗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  
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賢共相

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耶  
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兄病者吾  
本像人加疹意昏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  
苦心痛引喉狀如胷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  
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旣不可解立欲便別且  
當笑

王僧達爲宣城太守時沈璞守盱眙魏太武攻之璞  
拒退僧達與璞書曰足下何如想館舍平安士馬無  
恙離柝有時音旨無日憂詠沉吟增其勞望間者獯  
獯扈橫掠刺邊鄙郵販絕塵勺沐靡瞻瞻江眠淮眇



然千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荐遁鳥集絃絕患深自古承知乃昔寇苦城境勝胄朝食任甲宵舍烽鼓交驚羽鏑驟合而足下砥兵勵伍總接豪產遂能固孤城陷死地古之田孫何以尚茲商驛始通甚善甚善周朗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叅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爾屬華比承何更工耶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

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耶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爾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嬾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壘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女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下之事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



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家身不結  
王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壘者  
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儼明  
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  
較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職則笑亦廣而足下方  
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  
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  
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髻望鼓鯁於豎鱗之  
肆墜風之羽覲振翮於騫毳之林其不能俱陪淥水  
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竒謀深智之術無

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  
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不此皆足下  
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  
士之置身有三其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浮  
霜翦松沉雪憐肌畜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  
鳩梁錦寶乃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剗心掃智剖  
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  
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奸猾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  
出而烹勅寇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  
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歛手天子改觀其末



則厭殆而出望旃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  
間俛眉勝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於四  
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迂則返而還閑居違官交  
造頓罷捐暮遺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  
輔其生凡此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  
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旣滿方杜長者之  
轍穀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階月又  
擔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  
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  
徽離方較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雖然不覺是

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  
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鄴肅尋伊鄩  
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覓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  
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  
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  
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  
太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  
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爲是  
臧獲傭人之徒爾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音於所歸  
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乃復有致謁於爲



亂之口被訕於害正之徒心竒而無繇露事直而變  
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藉  
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炤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  
衛整笏振毫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  
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  
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  
失拔忠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報也  
不爾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  
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  
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

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  
倜儻類皆如此

牟希太山人吳郡陸法真孝武世歷官有清節法真  
嘗爲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希與安北諮議參軍孫  
統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明地又  
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位下秉操不衰  
計當日夕想申意  
袁淑爲太子左衛率何尚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  
以明所適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淑與尚之書  
曰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



事難期貴俾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  
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勸畢栖玄之  
適但淑逸操偏迥野性情滯果茲冲叙必沉樂志歸  
然而邑議塗間者謂文人微名未耗譽業方籍儻能  
失事康道降節殉務企南類或屈傲此行永决矣望  
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在南潤寺側故書云南類  
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潤之濱也  
南齊丘珍孫爲寧朔將軍時吳郡錢塘人褚伯玉有  
高世之行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  
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  
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

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  
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暫  
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還策之日  
甦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  
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  
子索然唯朋松石分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  
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  
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劉善明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善明少與  
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



之遊于今逸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  
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殂落殆盡足下方擁  
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  
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歷代參  
差萬里同異夫龍虎風雲之氣亂極必夷之機古今  
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復爲  
異識所推唯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  
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旣不辨有抽劔兩城  
之用橫槩奉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嘗恐  
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

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  
出藩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  
無猜無託惟知奉上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  
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李茶毒之悲已  
蒙蘇秦關河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遺游辯之生爲鄉  
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  
君欲誰讓耶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張融爲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  
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  
長史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



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  
成性布衣葦席窮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  
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  
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  
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應得爲之融  
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  
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  
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  
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  
頓弱撫之而感古人所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  
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閩外時議以融非御  
人才竟不果

張充爲武陵王友武帝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王  
儉執不可充以爲愠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  
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  
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縱橫萬古動默之路多  
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  
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  
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  
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



乎之情峯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  
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繇氣岸踈凝情塗獨隔獨  
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遑迴於在世長  
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  
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  
已充何求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連天竦石崩尋分  
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栢繚於澗  
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  
渚濯足滄州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  
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

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  
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叚竹簪裾而竦歎得無  
惜乎充琨西百姓當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  
王侯覓知己見造時人騁遊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  
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  
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憂阻書罷莫因儻  
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  
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僞所奏免官禁錮沈



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  
諮議叅軍

梁陳伯之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叛入魏魏以爲平  
南將軍光祿大夫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軍  
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  
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鷲雀之小  
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  
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  
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  
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

受流言沈迷猖蹙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  
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  
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  
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  
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  
典攸高主上膺法伸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剪親  
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  
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  
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  
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疆身送東



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  
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  
盈理至焦爛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首豪  
猜貳方當繫頸蠻貊懸首棄街而將軍魚遊於沸鼎  
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  
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  
日撫弦登岬豈不愴悵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  
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  
多福伯之乃於尋陽擁衆八千歸

沈約爲尚書令侍中久處端揆有志台司時論咸謂  
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  
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葦屬往者將  
墜於地契濶迤邐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  
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  
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  
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  
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  
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  
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繇  
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



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繇生靈有限勞役過差揔此彫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嘗須過自策持方可僴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日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嘗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迫之恨曷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唯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伏挺字士標爲西中郎記室叅軍遂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德士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句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林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歡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廊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



彌多踏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  
兼翰紙縛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准的  
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  
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誼得  
之輿收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  
落晏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  
案三栝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弦誦貴  
茲觀省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  
懷南岳鑽仰來既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  
復帝道康寧走馬衍邨繇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

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之泉窈叟方欲褰裳是知君  
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  
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  
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  
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  
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涉權門雍容鄉  
邑嘗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  
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  
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福嗜是用不羞固  
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



通人猶稱盛美况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槩勿用  
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  
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  
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  
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  
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華若燕國之名駒邁雲  
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  
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長者良  
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  
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

所欽挹沉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共  
樂偃卧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  
羨用有殊同今逃聽旁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  
引領貧賤爲耻鳥獸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鷓鴣  
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慙濟世稟承朝  
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  
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驚作  
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反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  
風欬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沈廢臺閣  
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



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  
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  
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縹紙昔仲宣才敏籍  
中郎而表譽正平頽寤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  
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  
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  
苔魚網別常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  
不盡意挺後遂出仕

謝幾卿爲軍師長史免官時佐丞庾仲容亦免歸二  
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  
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南浦卷迹東郊王望日臨風  
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擢於清池席落  
莫於層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  
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定莫不  
相顧動容服心騰口不覺春日爲遲更欲脩夜爲促  
嘉會難嘗博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  
誦誦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棲息旣匪高官理就一廛  
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餘無假玉璧爲資  
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篔簹彌歷七旬夢幻  
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意思自祛遠尋理滌意卽以



任命爲膏蘇覽鏡炤形翻以走離代萱樹故得仰慕  
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棲接輿高舉遜名屠肆發迹  
闡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  
玄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  
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遙虚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  
未偈連劔飛鳧擬非其類懷私我德竊用涕零

後魏元樹父咸陽王禧以逆見誅樹遂奔梁梁封爲  
鄴王時江陽王長子義先納靈太后妹爲室及孝明  
嗣位太后臨朝又爲侍中領軍威鎮內外及淮南王  
孫法僧爲徐州刺史又以反逆奔梁樹於法僧書曰

魏室不造奸豎擅朝社稷阡危綴旒非譬元凶險慝  
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聞望特以太后姻婭  
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  
自頃境土所傳皆云元凶狼心蠱毒籍權位而日滋含  
忍誦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  
事旦暮必發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  
隱疾且猶不以命名曰成師晉始兆辭求之史籍有  
自來矣元凶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  
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三災惡  
水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况昆季此名



表能噬物曰靈義矣始信斯言况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念有勤悴又門義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殫踣桑石樵枯饑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造譴人皆姑息瀝澗西北羗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割斷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賤令冠屨得所大慙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又爲遠近所

惡如此

宋欽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允答書曰頃因行李足下高問延佇之心爲日傾久王途啟一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嘗之操長無老成之致而來喻褒飭有過其分今令往詩一篇誠不足以標明來旨且表其心

莊齋中山人張普惠爲諫議奏以胡太后父有太上之名普惠思直諫排其議於是彌遺書普惠明日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



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弟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僚咸拱雖不見用於一時固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日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北齊王晞累辟不赴西魏將獨孤信入雒署爲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以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契無疑爾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護雖非獬亦無

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隄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

後周王褒字子淵自梁歸國甚爲武帝禮遇爲少司空仍掌綸誥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揚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



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  
惟宜動靜多務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掘陵之水  
尚保池陽之田鏹迹幽蹊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  
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嘗懷五  
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  
經說道屢聽玄妙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  
事業道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  
涯繁憂摠集是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  
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羣縣霸陵南望還見  
長安所冀書生之魂求依舊里射聲之鬼無恨他鄉

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  
龍鍾橫集弘謬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  
泥沈金鑠簡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  
致書於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  
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  
候冬集所安飡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喜與弟分袂西  
陝言及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姜離折二仲不  
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木可  
求嘗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雍熙並歡衡  
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昏晨玉瀝金







